



联合国 大会



PROVISTONAL

A/39/PV.72
28 November 1984

CHINESE

大 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七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1月26日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卢萨卡先生（赞比亚）

—— 中东局势：秘书长的报告〔3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 11 时 10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6

中东局势：秘书长的报告（A/39/533, A/39/600-S/16792）

主席：我建议今天下午 5 时截止有关这一议程项目辩论发言人名单的登记。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要求希望参加辩论的代表尽快在发言人名单上登记。

马达扎先生（约旦）：首先，我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向大会提交了重要的报告。我也要感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国际委员会主席阁下以及其他成员。我也要感谢调查以色列侵犯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成员，因为这些重要和客观的报告使我们大家了解到目前正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发生的情况以及在中东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

我要向南斯拉夫代表团和政府表达对调查以色列行为委员会的南斯拉夫代表维齐米·戈洛维茨先生逝世的沉痛哀悼。

秘书长在有关本组织工作的报告（第 A/39/1 号文件）中指出：

“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一种建立一个新的和较好的世界的强烈愿望，对于国际机构的能力的确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过份信心。那时，似乎完全可能按照《宪章》的规定作为首要事务建立一个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制度。如果这个制度能够发挥实效，则裁军与军备限制的主要障碍，各国的不安全，即可消除，这样，法治而不是武治就终于能够在国际一级开始实现。”（A/39/1. 第 3 页）

秘书长在报告的其他地方还指出：

“对于作出必要的努力有效地利用国际机构，有时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犹豫不决”。

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形成了两项原则。也就是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以及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制订法律、组织法律以及保证在人类关系中有效地运用和执行法律。在使数百万人丧生和流离失所的许多战争之后，人类确立了这些原则。因此，建立了国际联盟，后来又创立了联合国。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变成了这个国际组织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从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开始到现在，也就是36年来，这个国际组织一直在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执行1947年通过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一个以色列国，另一个巴勒斯坦国。从那时候到今天，以色列分裂和蔑视这个使其得以建立的国际组织。以色列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

本组织赖以基础的第一项原则，即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也变成了由本组织建立的以色列国违反的第一项原则。使用武力成为以色列解决同阿拉伯邻国之间分歧的主要办法。根据以色列的看法（其领导人和总统这样宣称），建立以色列的国际组织变成了仅仅是一个贫穷发展中国家的集团，也就是一批在阿拉伯资金和讹诈影响之下受苦的无依无靠的国家。在以色列看来，公理变成了被金钱和武力左右的东西，而不是依靠法治和合法性。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足以说明以色列领导人和代表所鼓吹的对两个集团的国家，即亚洲集团和非洲集团的看法。

《宪章》中有关不使用武力的最重要原则受到彻底的歪曲，变成了以色列行为的最重要原则。在以色列看来，它的安全只能通过武力来实现。和平只能通过武力来实现——这样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纳粹和法西斯分子手下遭受苦难而使全世界感到悲伤的天真无邪的羔羊已经变成了一只吞噬一切的恶狼。一切都以武力为基础，阿拉伯人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以色列的逻辑。以色列试图让全世界接受这种逻辑。谁理解这种逻辑，就成了同情犹太主义的明智的人。谁不相信这项原则，而相信别的，就成了一个受到阿拉伯讹诈和金钱影响的反犹太主义者。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虐变成了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暴虐。以色列把当年纳粹对付犹太人的煤气室变成了对付巴勒斯坦人

的煤气室。在这方面，我要推荐本—古里安、达扬和贝京的传记。如果人们希望了解以色列暴虐理论，了解以色列在德亚西因、克别赫、纳哈林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屠杀，了解哈加纳（HAGANA）和斯特恩（STERN）恐怖主义者进行的屠杀和轰炸，人们就应该看到，以色列认为这些活动是根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的犹太主义行动，因为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不应该生存的未开化的民族。

当一个巴勒斯坦人对那些夺走它的土地并且将它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的人采取行动时，他在以色列的眼里就变成了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必须受到国际社会惩罚的恐怖分子。

关于恐怖主义，历史的事实表明，是以色列和其组织在该地区第一次使用政治恐怖主义手段，它们在托管期间暗杀英国士兵和军官，并且进行破坏活动，例如破坏耶路撒冷的大卫王旅馆，暗杀国际协调员伯纳多特伯爵，另外进行许多在我们地区前所未闻的恐怖主义活动，例如给在埃及工作的外国专家寄邮件炸弹。

在这里没有足够的时间例举数百桩以色列血洗和屠杀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和平民的罪行。最严重和最残暴的是两年以前犯下的罪行，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所有居民在贝鲁特遇难。根据以色列奇怪的逻辑，所有这些罪行、屠杀和其他恐怖主义行为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安全，这是以色列为其侵略辩护向全世界提出的一种逻辑。

以色列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进行掠夺和屠杀以保护其安全和边界。然后，它拒绝从被占领土撤出，在给安全下定义时使用了同样的论点和十分奇怪的逻辑。我们仍然要问：谁需要安全——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

对以色列的不妥协、霸权和武力政策、以及其古怪的安全逻辑，在阿拉伯世界有两种政治思想流派。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第一种流派相信，政治解决我们同以色列之间争端的希望没有完全破灭。我们相信，仍然存在着希望，我们必须紧抱住希望不放，这样我们就可能在我们地区和全世界避免战争和战争的灾难。因此，我们不断地努力通过一项所有方面都能接受的全面的国际解决方法实现和平。

另外一种流派对与以色列一起寻求失去的和平感到厌烦。这种流派坚信，用武力建立起来的以色列只能理解武力的逻辑。我们的兄弟对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和继续进行侵略已经感到精疲力尽，我们仍然要对他们说，“象我们那样耐心一点。世界上还是有一点公道的。”正如我们在联合国所说的那样，我们一直并且继续对我们的朋友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说，“帮助我们停止以色列的侵略。帮助我们改变以色列的武力逻辑和其对和平的错误理解。帮助我们建立和平，这样希望就不会破灭，这样我们就能够说服那些对和平失去希望的人相信，希望没有真正的丧失。”

当以色列建立起来时，它欺骗犹太人民，他们已经结束了苦难和历史性的困境，他们已经返回了将在和平与和睦中生活的祖国。它告诉犹太人民，他们不要再害怕巴勒斯坦人和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因为以色列将追赶、屠杀和恐吓他们；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就能平定巴勒斯坦人，这样犹太人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

这以后发生了什么呢？巴勒斯坦人没有忘记他们的领土和土地，他们开始抵抗，他们要返回自己的家园。犹太人不但没有象以色列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在巴勒斯坦过上太平的生活，相反由于阿拉伯的抵抗他们生活在绵绵不绝的恐怖之中。他们生活在一个永久武装的国家之中。自1978年以来，犹太人打了四场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千千万万个犹太年青人成为牺牲品。只要以色列政府继续推行用武力强加安全和和平的政策，犹太人民将继续作战。

因此我们要说，如果以色列要给其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安全，如果它想要其人民与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象兄弟一样和睦相处，它必须意识到，放弃武力才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这是历史的逻辑，这种逻辑仍然没有改变。

在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断恶化的条件，尤其是我刚才提及的以色列的政策（用大棒对付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使人们对以色列谋求和平的意志不抱任何希望。

在向联大转交的调查以色列侵犯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信件中 (A/39/591)，委员会主席写道：

“该报告所载的情况表明，以色列政府在自1967年6月占领的领土上继续变本加厉地推行吞并和居民点政策。扩大和巩固了前些年建立起来的定居点，建立了新的定居点，并且宣布了延长到下一个世纪的进一步建立定居点的计划。以色列定居者的人数不断增加”。(A/39/591，第5页)。

报告列举了以色列数百次在被占领土违反最基本人权的情况，由于大会已经收到了该报告，所以我不想详细地介绍。但是，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以下一段：

“特别委员会不得不强调，它希望该报告将作为国际社会对平民的困境和改善他们条件的紧迫需要进行估价的基础。如果在这一方面不采取有意义和有效的行动，国际社会就会在该地区面临一种最终十分难以解决的局势。”(第6页)

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中，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力委员会主席及写道：

“上述文件中的大量证据清楚地表明，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遭到公然的侵犯，这种形势不断恶化。”

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力委员会的报告说，委员会主席向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提交了几封有关以色列违反巴勒斯坦权利的信件。该报告指出：

“这些信件大部分涉及以色列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委员会认为，这些行为和 policy 不仅直接违反了国际法和1949年8月12日缔结的第四项《关于在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而且违反了联大和安全理事会关于该问题决议的精神，并且同委员会本身的建议是相对立的。”

“这样，这些信件对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非法建立犹太居民点，没收阿拉伯拥有的土地，并且大规模和经常地违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表示关注。这些信件还提请人们注意以色列政

府宣布的将其立法运用到占领领土的计划。信件还表示，委员会对以色列采取的危害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生命和福利的行动一直感到关注。

以色列一面对失去的和平挤出几滴眼泪，一面大肆指责阿拉伯人拒绝和平，同时却对被占领土上的居民进行最残酷的镇压。本大会收到的文件清楚地表明了以色列奉行的吞并、定居点和犹太化政策，其目的很清楚：以色列想把被占领土的居民全部赶走，以便通过建立更多的定居点从国外吸引移民。提交给大会的报告继续说到：

“通过控制西岸和加沙的生产和减少这些地方的创造就业的能力，从而减它们的独立经济发展的潜力，占领国的经济政策的唯一结果是造成了这些领土经济的完全依赖的状况。”（同上，35段）

同一个报告表明，直到1984年的5月底，以色列已经没收了西岸大约一半的面积，并且规定这些土地将用于建立非法的定居点。

“根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资料的估计，到目前为止，约旦山谷几乎所有的潜在可耕地都已经被征用来建立新的以色列定居点。”（同上，24段）

在同一报告中委员会还指出：

“同一时期，被占领土的城镇和乡村中的住房建设逐年下降……。许多年来，官方一直没有补贴低收入住房。此外，惩罚性的毁坏住房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着……。”（同上，27段）

国际组织和委员会写的这些报告指出了以色列使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殖民地化和继续违反人权的现实。农业用水继续被没收，水道被改向。以色列市场对阿拉伯出口物关闭，而在阿拉伯市场上，以色列货物泛滥。结果，阿拉伯土地所有者成了依靠以色列农庄的雇农，这样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在工业方面，由于缺乏资本和以色列人通过收税和高关税壁垒以及向阿拉伯进口产品关闭以色列市场，整个工业几乎停止。在旅游业方面，外国旅游者被从阿拉伯历史和旅游胜地自动转向以色列

的风景点。在商业领域里，贸易机构被用武力关闭，并且承受着最为苛刻的税务负担。工人失业的人数正在增加，大学毕业生被迫接受任何工作。

载于 A/39/403 号文件的报告指出：

“检查一下从总干事上次报告以来所出现的事态发展就可以看到……越来越有理由为被占领土阿拉伯工人的状况表示担忧……。”（A/39/403, 33 页, 68 段）

报告还指出：

“据估计，东耶路撒冷人民的百分之八十五没有在不受外部援助的情况下生活下去的最低手段。”（同上, 20 页, 41 段）

情况还不尽如此。大学被武断地关闭，学生和讲师不断的受到骚扰。大学的财产遭到抢劫，礼拜的场所受到攻击和破坏。市政府被解散，选举产生的阿拉伯市长被驱逐。居民被任意监禁，任何对占领当局的阿拉伯抵抗都遭到镇压。工会的权利遭到侵犯，总部被关闭，文件被没收。工人被解雇而没有补偿。这些都没有被包括进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两个报告之中，这些报告表明了被占领土中的居民极其糟糕的健康和教育水平。

这些令人尊敬的国际组织和委员会的文件和资料是不容置疑的，从它们的报告和资料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有两个完全分割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以色列殖民主义社会和阿拉伯与巴勒斯坦社会，后者在他们的殖民者的统治下遭受着最严重的侮辱和奴役；第二，以色列继续推行针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阿拉伯居民的武力和恐怖主义政策；第三，鉴于这些相当严峻的事实，以色列希望与阿拉伯邻国保持和平的宣言是没有价值和诚意的。

在五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在双方都流了大量的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

流离失所之后，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约旦外长在今年的一般性辩论开始的时候在大会中已经提出的问题：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认为，这些战争所带来的现实和基本教训使我们大家特别是以色列都必须自我反省，以使我们能够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在这一饱经沧桑的地区建立全面的和持久的和平。这些事实中第一个就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并不是以色列设法描绘的那种好战分子。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他们希望一个没有战争与破坏的和平生活。以色列必须特别了解这一事实。以色列必须给他们和以色列自己的人民实现和平的机会。第二个事实就是，武力不能解决国际问题。武力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全。用武力占领别人的领土不会带来安全。只要占领继续下去，双方都会诉诸武力和暴力。以任何口号，不管是“自治”或其他口号，继续这种占领都将继续面对着暴动、猜疑和双方的怨恨，并且反过来将导致武力与暴力。第三个以色列必须承认的事实是，真正的和平因在交战双方之间建立信任，通过武力达成的条约或协定不会带来善意和相互信任，而这些是任何国际或双边和平进行的真正基础。

第四个因素就是安全保障必须是国际性的，或者得到国际上的支持，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其成功和有效。每当联合国负起责任，维护建筑在信任和共同善意基础上的安全时，它都成功了。

第五个重要的因素是人所尽知的，而且也已经得到证实，即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都有战略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考虑，所以要求全面解决，而不是单方面的解决；为了使和平进程切合实际，我们不能象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进黄沙里，不看现实。任何不考虑其他各方的利益和关心的单方面解决都是行之不通的，因为这些方面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将竭尽一切力量来挫败这些单方面的努力，这样，我们就将再次回到上述恶性循环中去，即缺乏信任、不诚实和使用武力。那时候，必定有人会以武力来对付武力，结果，暴力行动和不稳定局势就会象雪崩一样，不可收拾。

秘书长在关于本组织工作报告的一章中写道：

“如果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在政治、外交和财政上毫无保留地支持维持和平活动，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根据安理会的使命确实参加，那么这种维持和平活动是最为强大的。这在目前也许是不现实的，但从政治上说，事实就是如此，本组织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毫不例外。”（A/39/1第5段）

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教训，我们也希望生活在以色列的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希望自己家庭和子孙后代过上一种没有威胁、暴力和相互残杀的和平生活的犹太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些教训。如果犹太人能够在巴勒斯坦以及拥有近两亿人口的阿拉伯社会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安居乐业，如果以色列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那么以色列以及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将充满丰富的自然资源。

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设想，即在以色列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建立两个相邻的国家。所以，以色列必须接受国际社会和本组织分配给它的土地。它必须抛弃贪得无厌的政策，因为长此以往，这种政策不会给它任何好处。

第七个现实就是，如果没有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参加，任何和平进程都不会取得成功。世界对此坚信不疑，我们希望以色列也能认识到这一点。因为首先，遭到侵略的是巴勒斯坦，不是阿拉伯国家；最基本的分歧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分歧。所以，如果谈判桌上没有巴勒斯坦代表，那么就不可能取得和平。只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在国际上一致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代表，那么以色列就必须倾听这一国际意愿，必须承认巴解组织——当然，巴解组织也应该承认以色列，就不能继续声称，巴解组织是恐怖主义组织，必须在其宪章中删除把以色列赶入大海的概念，因为整个世界都认为，这一声称是荒唐可笑的。

如果该组织说，它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并从其宪章中删除了那一段，但不是出于真心诚意，而是为了使以色列处于尴尬地位，迫使它进行谈判，那么这有什么

么意义呢？我们已经说过，取得真正和平的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在国际保障下表现出真心善意和相互信任。

最后，我想谈一谈一种错误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就是我已经提到的那种对和平的错误理解。这种错误理论认为，为了取得和平，以色列必须在军事上占优势。超级军备能够给该地区带来什么和平？那些提倡这一理论的人说，只要以色列占优势，那么它就会感到更安全，和平欲望也由此更加强烈；只要阿拉伯人看到以色列占优势，那么他们就会感到必须建立和平。无数事实和事件已经证明，这一理论大谬不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只要以色列增加军备，自以为更强，那么它就会变得更加嚣张和霸道，根本不会感到必须建立和平，因为它知道占了优势，既有武器又有金钱，可以进攻别人。另一方面，随着以色列的军备一天天增多，阿拉伯人也会感到必须获得武器，来保护自己不受以色列的侵略，而要获得武器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样就出现了军备恶性循环，让那些可怜的人们去充当炮灰，并不惜为此耗费大量金钱，停止进行发展活动。

第 A/39/600 号文件载有秘书长向大会递交的报告。他在该报告的第 49 中写道：

“鉴于中东严重的紧张局势，以及该局势中出现的新的因素，如果我们认为目前不战不和的局势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那么是最不现实的。”

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42 (1967) 号决议以来，人们提出了许多关于该地区的和平计划，其中有里根计划、非斯首脑会议计划、威尼斯达成的和平原则、苏联的倡议以及还没有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的埃—法倡议。但是，所有这些倡议都遭到以色列的拒绝，所以，我们不得不问一问：以色列到底想要什么？所有这些和平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认为以色列必须撤出被占领的领土，该地区的所有各方必须获得安全保证。第二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果世界一致认为以色列必须撤出，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还没有开始撤出呢？

最后，我想引用一下我们面前两份重要的报告，这些报告以令人感到痛心的事

实说明各国以及国际社会怎样进行曲折的努力，寻求在中东和巴勒斯坦建立和平。一份报告是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提出的，载于第A/39/35号文件。他在该报告的第159和160段中写道：

“委员会认为，在目前关键时刻，早就应该进行集中的努力，找出公正的办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结束巴勒斯坦人民所处的不可接受的困境。

“本委员会相信，大会提议召开并得到联合国大会第38/58C号决议赞成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将为所有有关各方提供一个参加谈判的机会，最终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本委员会强烈建议，应该从此集中进行国际努力，为召开这次会议做好必要的准备，帮助它取得成功和平的结果。”

秘书长还在他载于第A/39/600号的文件中报告说道：

“中东的冲突涉及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种种问题。显然，只有顾到所有各方面问题的全面解决办法，才能最终彻底解决中东的冲突。有关各方都要牢记这一点，因为过去无论是在联合国系统内，还是在联合国系统外达成的协议，显然都只打算作为寻求全面和平的一个中间步骤。我仍然相信，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以色列军队撤出占领区；尊重和承认该区域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不遭受武力威胁或武力行动的权利；最后，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这方面，耶路撒冷问题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A/39/600。第38段）

秘书长在同一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有助于找到在巴勒斯坦和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和持久和平构架的想法。他说道：

“今年早些时候，在中东和其他地方，我曾与一些有关的政府讨论，是否可以运用新的方法，通过安全理事会这一机构，与有关各方共同研究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以近年来提出的各种提议和计划中提取一些有助于制订谈判

结构的基础的共同因素。 我认为，如果可以开创这样一个程序，还是可以为谈判中东问题的全面努力打下基础，做好准备。”（同上。第45段）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今天审议的议题项目标题是“中东局势”。事实上，这一议题项目应该被叫做“巴勒斯坦问题”，这是由以色列首先侵略和进一步扩张包括到整个中东而造成的。我们就这一项目进行辩论，我们提出文本和想法，我们在言词上大做文章，我们熟悉秘书长关于中东问题的报告，我们注意到一切都是出自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听取关于中东问题的发言，我们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决议，我们在检查巴勒斯坦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称之为中东的局势重新证实了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与实质。任何不解决巴勒斯坦这个中心问题，或以牺牲巴勒斯坦为代价来解决中东危机的企图，都是引导我们犯大错误罪恶的企图，因而是无效的。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不可能解决中东问题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将把一切篡夺了的权利归还给巴勒斯坦人民。

阿拉伯拒绝戴维营协议就证实了阿拉伯重视他们不能放弃的权利。任何关于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设性讨论的内容必须关系到大会正在讨论问题的根源。导致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中东危机根源要追溯到殖民主义强国在疯狂竞争中的分歧利益。这一疯狂竞赛是在本世纪初开始的；由于该区域的重要战略局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对全世界都非常重要的航海、航空和陆地线路，殖民主义大国们当时就把中东划为若干土地在他们自己当中分割。这些殖民主义者完全无视该区域人民的利益，甚至蹂躏人民神圣的权利，也就是自决权利。

这一冲突的诞生是由于巴勒斯坦变为不是当地人口的家园，而是通过民族多样化来试验将殖民主义适用于一种新的定居方式的地理场所，这些民族从同殖民主义国家利益汇合了的欧洲复国主义运动利益那里获得破坏性作用和口号。正是1917年巴尔弗宣言所缔结的主要项目规定了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作为报答，帝国主义欧洲集团所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过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承

诺保护西方殖民主义在该区域的利益，并承诺保证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和维持马格勒博和马什拉克的地理结构，以确保西方利益。

大会不可能通过从以色列的某次侵略出发而解决中东危机，以色列最近的一次侵略是针对阿拉伯国家的，而大会必须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并讨论从第一次侵略一开始就带来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陷入以色列所设的陷阱，即接受以色列通过数次战争而造成的既成事实，使国际社会遗忘以前数次战争的结果，而集中注意最近一次战争所造成的局面，并使这种局面稳定下来，等等。

以色列声称，它1982年占领黎巴嫩南部，是为了所谓的确保加利利地区的安全。但不能天真地相信以色列的辩解。

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只是执行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是犹太协会在1919年所制订的，并提交了巴黎和会。

同样，1967年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也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以色列占领根据1949年公正的“分治决议”应属于巴勒斯坦国的领土，不仅是扩张的开始，而且是为了防止根据上述决议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进而完全占领巴勒斯坦的阴谋中的一个阶段。

联大现在处理以色列继续占领整个巴勒斯坦以及戈兰和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问题。联大必须对付以色列的顽固态度。以色列不顾安理会509(1982)号决议，拒不放弃对耶路撒冷和戈兰的并吞，拒绝立即、无条件地从黎巴嫩南部撤走。

以色列继续没收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并通过定居点使它们犹太化。根据以“为无土地的人民夺回一片土地”的思想与口号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思想体系，以色列正制造适当条件，首先撤空塞伊达约旦，赶走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

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错误设想之上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

义者，把这一思想变成一种每天执行的政策，反过来实现那一错误设想。

斯德恩帮派头脑、谋杀联合国调停者伯纳多特伯爵的凶手沙米尔在一篇官方声明中证实了这一概念，他说：

“以色列没有通过侵略，把这些土地从它们的合法主人那里夺来；以色列把这些土地从1948年入侵占领这些土地的国家手中解放了出来。”

他补充说：

“我们没有并吞这些领土；我们永远不会并吞这些领土，因为它们是以色列列土地的一部分。没有国家能并吞自己的一部分土地。”

事实上沙米尔表达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逻辑。这一逻辑的基础，就是所谓以色列有权利，以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教的名义占有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所有土地，似乎阿拉伯人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权利。

1983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巴勒斯坦国际会议主席、塞内加尔外务部长最雄辩地指出了以色列的本质与作用。他说：

“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目前正在同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自以色列1948年建立以来的第5次战争。以色列正力图为其恐怖主义、侵略和入侵行径进行辩解。无论以色列提出什么借口，这些借口都是建立在一种逻辑之上的，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逻辑。这种逻辑归根结底是要奴役巴勒斯坦人民，建立本古·里安所说的那种“从尼罗河至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和第三大卫帝国”。

至于谁有权在大以色列中居住，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规定了这些权利。以色列把这些权利强加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头上，把这些犹太人同所谓的希望之乡联系起来。

那些信奉犹太教或处于世俗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认为，只有犹太母亲所生的孩子才是以色列人。

美国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在他1983年发表的题为《致命的三角》的新作中，对以色列两党，利库德与工党进行了比较，说两党都拒绝承认在约旦以西有任何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他在书中指出：

“正如法院已决定的那样，以色列国并不是以色列公民的国家。相反，它是‘犹太人民的主权国家’，犹太人民不仅包括居住在以色列的人，而且包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他最后说：

“因此，除了这种意义上的犹太人民之外，不存在以色列民族。”

这就是以色列司法机构的决定。根据乔姆斯基教授说，以色列立法机构也已决定：

“犹太人民对以色列土地（包括西岸）的历史权利是不容置疑的。”

果尔达·梅厄一句话概括了扩张的目的，她虚假地声称：

“在巴勒斯坦并不存在着一个自认为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巴勒斯坦人民，而我们把他们赶了出去，夺走了他们的国家。巴勒斯坦民族根本不存在”。

如果我们在所有这些之上再加上公然违反国际法与《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返法，我们就将看到以色列正把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带来定居，建立大以色列，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人。这一歪理已扩散到戈兰高地和以色列军队所能到达的所有地区——以色列声称它的军队是世界第五强。

简而言之，以色列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实体，它正在阿拉伯领土上逐步实施其政策，以建立大以色列，以宗教、种族或历史的名义，使世界各地的2千万犹太人，

不论愿意与否，都迁入这些领土。

以色列认为，不赞同这一政策的犹太人就不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不参与殖民定居的罪行。 罗伯托·史特罗斯·福尔里克描述了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这一最有利的因素。在他1983年发表的题为《犹太人之命运》一书中，他描述了犹太复国主义专政。 他写道：

“1982年11月，3个犹太教教士在马萨诸塞州杜克斯伯里的一个假日旅馆中举行一次犹太教士法庭，开除了议程上所有成员和几个重要犹太人，包括几个犹太教教士的教籍，因为他们签署了一份批评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广告”。

我举个例子，引证美国著名作家I. F. 斯通的话。斯通反对这种做法， 他说：

“任何说一句赞扬阿拉伯人或和平的犹太人都会认为患有一场身份危机或憎恨自己”。

矛盾的是，美国的绝大多数犹太人要求宗教与国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分开；而以色列的绝大多数人却宣传宗教与国家合而为一，要掠夺或糟踏巴勒斯坦人的财产。

那些呼吁保卫以色列国的美国代表们忘了以色列通过定居点进行扩张的野心所包括的国家都有基督教的传播。 这些定居点对阿拉伯人毫无区别地一律对待。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基督教徒的敌意丝毫不差于他们对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敌意。巴勒斯坦就是基督教的摇篮。

很明显，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工具和美国国会中的犹太复国主义院外活动，已成功地说服了普通美国公民，使他们相信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民主国家，以色列只想要同其四周的阿拉伯人和平，而阿拉伯人却拒绝了这一和平。

不必在联大指出以色列曾挫败了种种和平努力，拒绝了阿拉伯非斯建议。 以色列拒绝召开一次中东国际和平会议。

它阻挠在国际正义和在联合国主持下的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和平的任何努力。我们谈文件 A/39/214，该文件表明以色列拒绝参加任何和平会议。以色列不仅拒绝参加国际会议，而且声称第 38/58 号决议中提到的和平会议是一种毫无内容的空洞宣传伎俩，是大会要破坏安理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的一种阴谋。谁都知道，这一决议目的在于取消巴勒斯坦问题。我国政府支持举行这种会议，我引证：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不余遗力地强调有必要在联合国范围内和在联合国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基础上，实现中东问题的公正和全面的解决。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意安理会第 338 (1973) 号决议，并且在 1973 年 10 月 23 日的文件 A/9250 - S/11040 和 Corr. 1 中申明，叙利亚政府对于该决议的理解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内容，即：

“(a) 从 1967 年 6 月以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出；

“(b) 根据联合国决议，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继续引证 A/39/416 和 S/16708：

“根据这些反映国际社会愿望的信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支持大会 1983 年 12 月 13 日的第 38 / 58 号决议。该决议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和在所有有关各方的参加下，包括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其他各方的平等参加下，举行一次中东国际和平会议，以便实现中东问题的公正和全面的解决，使以色列撤出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所有的阿拉伯领土，并且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实现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返回家园、自决和在民族土地上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 (A/39/416、S/16708)。

此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赞同苏联的和平计划。

以色列有计划、有步骤地藐视联合国是从哪里汲取的能力？在说明美利坚合众国立场的一个同样拒绝中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由柯克帕特里克大使向安理会提交的文件 S/16409 和 A/39/130 中的内容。文件 A/39/130/Add.1 和 1984 年 9 月 13 日安理会文件 S/16409/Add.1 中都提到了这种反对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立场。秘书长在谈到这些文件时说：

“然而，目前以色列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答复是很清楚的……它们不准备参加建议中的会议。”（A/39/130/Add.1，第3段）

大会有责任谴责美利坚合众国和以色列，这一拒绝违反了和平的基础，以及关于巴勒斯坦国际会议一致同意的原则。

以色列的这种拒绝证明，大会 1982 年 2 月 5 日第九次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第 11 段中的声明是有效的，从那时起，历次会议都重申了这一点。第 11 段说：

“大会宣布，以色列的行动证明，以色列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成员国，以色列并没有履行《宪章》以及 1949 年 5 月 11 日大会第 273 号决议中所载的义务。”

尽管有官方和非官方的暗杀和恐怖主义，尽管有驱逐和囚禁的行为，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定居点做法源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哲学，这一哲学已成为既定事实，使以色列相信，它能够吞并约旦、耶路撒冷、加沙和戈兰。但以色列错了，因为阿拉伯人是坚定的，他们有消除违反他们国家权利的这一既定事实的手段。历史没有站在以色列一边。

我们相信，阿拉伯民族有能力改变以色列所走的道路。在我们国土上进行的解放斗争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斗争，以及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存在表明，阿拉伯民族拒绝服从以色列的意志。以色列正在威胁我们整个民族，并在无一例外地威胁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

载于调查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违反人权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9/590）中的情报表明，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已在约旦建立了106个定居点，在加沙19，在戈兰高地41个定居点。这一情报还表明，以色列已经占领了西岸的40%的土地，供以色列人开采。同一报告还表明，按照副总理和住房部长戴维·列维的话：

“在被占领领土上犹太人口已经增长了45%。”

换句话说，在过去一年中，以色列人口由2万增长到2万9千。

负责定居点的部长级委员会于1984年6月10日决定，在戈兰（伊列克达瓦和塔利亚德）建立新的定居点。

第246段引用犹太定居点部门首脑马蒂亚胡·多波列斯的话说，“到1985年，西岸和戈兰地区将有10万多名犹太人。

第328段说：

“根据已有的情报和证据，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以色列政府的总体政策仍然同前几年的政策一样。这一政策是基于一种概念，即：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的领土是以色列国的一部分，因此，以色列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定居点和向被占领地区迁移以色列公民，并不构成一个吞并的过程。以色列政府成员在这一报告包括的时期内所讲的话都证明了这一政策，这已经写于上述的第4.B节。特别委员会注意到，这种发言，不管多么有系统，均反映了以色列政府清楚地要吞并1967年它占领的领土的意图，这违反以色列根据《第四号日内瓦公约》所承担的义务。”（第328段）

委员会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以色列准备吞并西岸。报告引用对1984年贝鲁特的撒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负责的沙龙的话说，即使以色列现在不对约旦的某些领土提出要求，它决不应当忘记这些领土，尽管它们不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中，它们却属于以色列。这些讲话证明，以色列的政策是一连串的吞并政策，包括吞并耶路撒冷和戈兰。

众所周知，将人口迁入或迁出被占领地区严重地违反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这些严重的违反行为是战争罪行，这些罪犯们必须对此负责，总有一天要受到国际司法的审判。纽伦堡审判及其所产生的一切结果使我们想起了这样作的必要性。

沙隆已经在法院对《时代》杂志提出了起诉，原因是因为该杂志报导沙隆直接参与了在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犯下的罪行这一事实真相。沙隆本人应当对这些罪行付出代价，而不是要求5,000万美元的赔偿。尽管显而易见的存在着对《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违反现象，但美国政府至今为止仍拒绝认为这些定居点是非法的，从而鼓励以色列进一步执行其分割政策，这一政策在美国的财政支持下正在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得到加强。尽管如此，美国领导人一直虚伪地说，他们同阿拉伯人是由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产生的友谊纽带连接在一起的，似乎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人民必须要接受美国的霸权和统治，这种霸权和统治是隐藏在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和反对以色列的幌子之下的。

然而，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的虐待狂正在以最令人恐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以色列自1982年6月6日一直占领着的领土上，每天都有人被杀害、劫持折磨和监禁。以色列的军队正在变得更加善以进行破坏、采取恐怖行动、抢劫和偷劫水源。以色列现在正在强迫当地人口购买以色列的产品。以色列已经将果树连根拔起，以便销售自己的产品，同时又在当地人民中扩大贫穷和饥荒。作为一种手段和目的，以色列正在摧毁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本设施，目的是要通过禁止黎巴嫩人民返回自己的家园，通过运用建立在“没有土地的人获得没有人的土地”这一口号基础之上的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思想来迫使当地的居民全部从该地区迁出。以色列是完全通过恐怖主义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的。

现在，黎巴嫩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以色列的活动完全是针对黎巴嫩人作为一个人民和一个民族的存在而进行的。黎巴嫩的代表已经通过联合国大会的A/39/

282号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S/16597号文件散发了信件，该信件描述了以色列残暴的行为。安全理事会审议了黎巴嫩的指控，然而却未能达成协议，这是因为美国对一个人道主义的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该决议草案的第1执行段

“重申安理会呼吁严格遵守黎巴嫩在自己国际承认的边境内的主权、独立、团结和领土完整”。

第2 执行段

“声明1949年的第4个日内瓦公约的条款适用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贝卡西部和拉希亚区占领的领土”。

第3 执行段

“呼吁以色列严格尊重在黎巴嫩南部、贝卡西部和拉希亚区占领的地区居住的平民人口的权利”。

第4 执行段要求消除一切妨碍在被占领领土上恢复正常条件的障碍，因为目前的局势和所采用的措施违反了《第4个日内瓦公约》。

根据西方的新闻报道，以色列正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新的西岸、新的戈兰高地、新的加沙地带。以色列切断了同黎巴嫩南部被占领领土的联系，从而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即所有人都有权返回家园和在自己的国家中自由迁移。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67年以来一直占领了领土上的所作所为与欧洲曾经从中遭受巨大痛苦的纳粹主义者的活动之间究竟有没有区别，我们对此提出疑问。《第4个日内瓦公约》是根据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欧洲遭受的痛苦起草的。这一公约是否只适用于欧洲和美国而象以色列的观点表明的一样，不适用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人们对此不禁要提出疑问。以色列对非犹太人的人口的所作所为与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非白人公民的所作所为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以色列从美国的否决投票中获得了好处，将这一否决投票看作是对自己践踏黎

巴嫩南部的黎巴嫩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所给予的奖励，那么我们必须要为黎巴嫩人民的斗争大声叫好，这一斗争阻碍了1983年5月17日的协议。黎巴嫩人民在自己的斗争中将通过现在他们在黎巴嫩南部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取得胜利。黎巴嫩人民将战胜以色列的恐吓。

如果安全理事会无法有效地执行自己关于黎巴嫩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509（1982）号决议，那么黎巴嫩人民在履行自己固有和不容置疑的自卫及解放自己领土的权利中所进行的抵抗将肯定能够成功地迫使以色列完全和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军队从所有黎巴嫩领土上撤出。

如果美国没有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各领域向以色列源源不穷地提供支持，以色列本来是无法推行其扩张侵略政策的。华盛顿和特拉维夫于1982年11月签订的战略协议现在已经得到扩大和发展，成为货真价实的军事战略联盟，这一联盟的矛头所指是阿拉伯民族的利益，是阿拉伯民族在没有任何威胁和外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的情况下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权利以及阿拉伯民族在公正、互惠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对外关系的权利。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现在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在去年10月1日开始的财政援助中，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达到26亿美元，其中一半，12亿美元是通过经济援助的形式提供的，剩下的14亿美元是通过军事援助的形式提供的。通过这两种形式提供的援助总额是美国政府送给以色列的礼物，每一位以色列公民每年可得到672美元。这是美国对外援助中最高的比例。10月24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今年，美国国会已经将美国的所有援助都变成不用偿还的援助。自1980年以来，美国已经向以色列提供了290亿美元，其中11亿美元是借贷，其余部分完全是不用偿还的援助。不仅如此，美国国会在其预算立法中还要求里根政府在本财政年度的这一季度中向以色列提供12亿美元，而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却是在整个财政年度中分别提供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国会十分渴望帮助以色列解决后者的资金流动问题，这一问题目前由于以色列的通货膨胀达到了百分之一千的比例而变得十分严重。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人们预计，以色列的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在1985年达到百分之一千二百六十”（《纽约时报》1984年11月21日，第A4页）。人们指出，从实际价值来说，以色列对其从美国获得的借贷支付的利息率是极低的，这意味着美国提供的援助的数额实际上要比表面上的价值高3倍。换言之，美国的纳税人在目前的财政年度中将为以色列支付78亿美元。根据美国的新闻报道，佩雷斯坚持要求美国以援助的形式提供40亿美元，同通常一样，这一援助可以由美国国会改成无偿援助。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纳税人将向以色列支付12亿美元，使每一个以色列公民由此得到的收入今年将超过3,000美元。以色列得到的私人援助大概有20亿美元，到1988年，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将从230亿美元增加到410亿美元。以色列的人均外债是世界各国中最高之一。

当我们考虑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个会堂里所代表的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每年在300至500美元之间。然而，根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使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感到失望的是，犹太复国主义集团宣称：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即支持以色列的院外集团认为，对以色列的援助对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以色列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盟国的生存也是重要的。委员会指出，同该地区政治稳定的唯一的民主盟国建立强大的联盟能够满足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外部援助对维持和继续中东和平进程是必要的；这表明美国继续对和平投资。”

毫无疑问，以这种规模向以色列提供资金援助意味着向以色列提供侵略和扩张的工具，使它能够更广泛地制造恐怖和进行破坏，并且帮助它继续占领西岸、戈兰高地、加沙地带以及黎巴嫩南部。正如已经指出的，这并不是美国对和平进程的投资。以色列承认，在正常的情况下其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每天费用约达100万美元。正是美国一直资助以色列的这些冒险行动，并且支持以色列的占领。美国根本没有和平的计划，也不关心建立和平。

尽管以色列源源不断地获得武器，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建立了战略联盟并奉行亲以色列的政策，我们阿拉伯各国人民准备为收回自己被篡夺的权利而壮大我们的斗争。

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国的计划都针对着叙利亚，而同时针对着整个阿拉伯民族，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一切必要的勇气和诚意来履行自己的民族责任。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应付以色列日益加强的侵略和扩张。这一地区的和平只有在正义的基础上才能恢复，而不能通过以武力把和平强加给我们这一地区，使这一地区在顽固的以色列的幌子下，服从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

我们在抵抗帝国主义对我们这一地区的阴谋中所获得的胜利表明，阿拉伯人民将最终取得胜利。正如我国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中所做的那样，我们愿意清楚地告诉美国，坚持在《戴维营协议》的范围内，以分别单方面的交易解决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使这一局势更加危险，而同时却使以色列能够继续在被占领地区奉行非法的定居点政策，使以色列能够别无他顾地向各个方面进行袭击。因此，以色列已经入侵并继续占领着黎巴嫩的大片国土，并吞并了戈兰。与此同时，这也削弱了联合国的正当作用。

1983年3月在新德里不结盟运动会议讲话时，阿萨德总统做了非常雄辩的讲话，他谈到了由于以色列的侵略，叙利亚不得不处理的非常困难的局势：

“以色列和美国的同谋尚不清楚。武力不能够窒息一国人民对家园和合法权利的愿望。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是捍卫自己权利的一个英勇的人民。巴勒斯坦问题将继续是我们的事业——我们将光荣的捍卫这一事业，不接受妥协，不会让它被消灭。

“对于兄弟的黎巴嫩人民，我们仍将履行我们对那一兄弟人民的义务，以一切手段帮助他们捍卫自己的独立、自由和国土。叙利亚将是一个碉堡，它将粉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试图奴役阿拉伯人民的所有图谋。

“尽管风云变幻，我相信，一个光明的未来，和战胜侵略者的最终胜利终会到来。”

大会一向表明，它了解那一形势，并有能力理解自我们独立以来我们在进行的战斗所带来的形势。我们期待着援助，并赞赏已经提供给我们的援助。我们期待本届会议将能理解我们为应付对阿拉伯各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威胁所做的努力。

联合国的决议表明，国际社会有决心在构成国际秩序的两个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这两个原则是：自决权，不允许通过武力获得领土。因此，尽管大会受到各种压力，它有责任执行其有关决议。我们相信，大多数成员国有执行这些决议的政治意志，这些决议加强了国际合法性，并将克服那些仇视联合国的人所设立的障碍。

内坦亚胡先生（以色列）：我必须承认，我对于关于中东的两次辩论，以及我们的现日程上包括的两次分别辩论感到有些吃惊，并且十分不解。第一个辩论叫做“中东的局势”。第二个辩论叫做“巴勒斯坦问题”，这种对于阿以争端的提法是十分带有倾向性的。我感到迷惑不解是因为我也许过于天真地期待着今天能听到一次关于整个中东形势的真正的讨论。而我实际听到的是对随后将要进行的，并被认为是专门关于阿以冲突的辩论的精心排练。刚才两位发言者的简短的发言是要让我们相信中东是人间乐园，只是被阿以争端给搅了。

现在，我很高兴，甚至急于讨论阿以争端。但是如果要我们在这里讨论中东的总的局势，那么我们就完全应该讨论这一总的局势。让我们看看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的现状，让我们考虑一下导致各种冲突的原因何在，让我们审议一下暴力的水平及其起源。

阿以争端，既使是在“巴勒斯坦问题”这一有意歪曲的标题下进行审议，也肯定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我打算在12月6日即将为这一题目专门进行的辩论中就这一问题进行发言。而现在，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局势这一更广泛的问题

上，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

我想审视一下一个未经鉴别便为许多人所接受的观点，即“巴勒斯坦问题”是当前中东动乱的核心。即使许多了解情况，未把阿以争端缩小为狭隘得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的人，也认为它或多或少地激化或加深了这一地区的所有冲突。我们常常听到，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不管这一定义是什么，我们就会获得这一地区的和平，或最少大大降低暴力和冲突的水平。这一想法不管看上去多么可信，经过仔细的审视之后它就站不住脚了。

近几十年来，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最少和它的一个阿拉伯邻国发生冲突——边界争端、颠覆、侵略或大规模战争。这一令人悲哀的规律对整个阿拉伯世界一无例外。

在北非，利比亚与埃及和突尼斯不合，在它最近与摩洛哥的奇怪的结合之前，它支持反摩洛哥的玻利萨里奥力量。它威胁苏丹，最近轰炸了苏丹城市恩图曼。它资助推翻其他阿拉伯政权和暗杀利比亚流亡者和其他在外国的阿拉伯领袖的努力。埃及，在纳赛尔领导下的激进时期，侵略了也门并把它占领了八年之久。它企图颠覆约旦，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制造混乱。更近一段时期，作为对利比亚进攻的反应，它与卡扎菲发生了冲突，而现在又在与他交换条约了。而阿尔及利亚，当然了，多年来一直在利用撒哈拉的玻利萨里奥对摩洛哥发动代理人战争。

那么，阿拉伯半岛又如何呢？在那里，南也门不断地往佐法尔地区派遣颠覆军队，企图使该地区脱离阿曼。可南北两个也门本身之间多年来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战争。当它们之间相互的恐惧稍有缓和时，它们又担心沙特阿拉伯的干涉和武装侵略它们的领土。而沙特阿拉伯在试图收买阿拉伯世界中所有潜在的敌人的同时，反过来又寻求统治两个也门和那些它一直提出有领土要求的海湾地区的较小国家。科威特对于沙特阿拉伯侵犯它的领土感到恼怒，但更使它担心的是伊拉克，伊拉克在1973年侵略了科威特，并且仍然宣称整个科威特都是属于它的。

在中东的心脏，叙利亚的记录可以与利比亚的媲美。它再三威胁约旦甚至侵略了约旦。它辱骂自己在伊拉克的复兴党伙伴，公开并不懈地努力要推翻巴格达政权。它对较小的黎巴嫩的野心是众所周知的。它不是要推翻一个已经归顺于它的政权，或改变一个已经不被它放在眼里的国界，而是要鲸吞这个国家使其成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自1943年叙利亚和黎巴嫩获得独立以来，叙利亚从不承认黎巴嫩是一个单独的国家，以及为什么今天叙利亚顽固地拒绝从黎巴嫩撤出其军队的原因。它屠杀了那些敢于反对它的野心的黎巴嫩人，完全不问他们是基督教徒、穆斯林还是德鲁兹。

叙利亚所憎恨的对象伊拉克，也不是等闲之辈。它对它的阿拉伯邻国积极地展开了一场颠覆和恐怖主义的运动。现在伊拉克和约旦抱成了一团，而以前伊拉克是要推翻约旦的国王的，正象它现在想要推翻叙利亚政府，和不时地重申科威特属于它一样。

在审议了阿拉伯各国政权相互间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之后，让我们审视一下它们对待非阿拉伯邻国的记录。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眼下最富有侵略性的三个阿拉伯国家——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

叙利亚侵略了一个非阿拉伯国家——乍得，占领了它的大片领土，尽管做出了具体的保证，却拒绝撤出它的军队。卡扎菲还训练了特种颠覆部队以推翻一些黑非洲政府。它所卷入的阴谋远及西非和中非，它的同盟者中包括伊迪·阿明之类的人物。如同埃及人最近所发现的那样，它一直在搞一个全球范围的阴谋，不仅指派暗杀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拉伯统治者，同时也指派暗杀非阿拉伯领导人，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弗朗索瓦·密特朗、赫尔穆特·科尔和巴基斯坦的齐亚。

和利比亚一样，叙利亚的胃口不仅限于它的阿拉伯伙伴。例如，叙利亚宣称无疑是属于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的亚历山大勒达地区和城市是它的。叙利亚的官方报纸引用了1982年12月9日叙利亚法律部长哈利德·马尔基的一段话，他说最近与土耳其所进行的引渡谈判：

“不表明承认土耳其对伊斯肯德伦地区的吞并或土耳其对该地区的控制”。

《新闻报》继续引证叙利亚议员阿卜杜拉·舒克里，他解释到：

“我们一旦打败了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就会夺回这一地区；我们一分钟都不会浪费。”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伊拉克。1980年9月，萨达姆·侯赛因认为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前革命的伊朗很虚弱，采取行动的时机已成熟。他立即撕破了五年前与国王签订的边界条约，入侵了石油丰富的伊朗省分。现在，两伊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死伤人数令人咋舌，这场战争仍然没有缓和的迹象。

然而，中东的暴力并不只局限于入侵边界。阿拉伯政权在对付内部反对派时随时准备利用暴力；因此，每一个阿拉伯政府依靠武力或者暴力威胁攫取权利。只要简单地看一看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组成和经历就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利比亚由一位上校和一个军官小集团统治。军队掌握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哈桑依靠军队的效忠维持他的统治。在沙特阿拉伯，保护王子的有两支军队，而不只是一支军队，他们还相互戒备。在叙利亚，少数民族阿拉维特人控制的军官团压制不同意见，有时还进行大屠杀，其例子是，阿萨德的部队杀害了两万五千名平民，根据《纽约时报》报导，“使半个城成为停车场”。约旦的侯赛因依靠他的贝杜因部队压制对他的政权的任何威胁。伊拉克的侯赛因依靠他的秘密警察和军队。

此外，几乎每一个阿拉伯领导人都是成功或不成功暗杀的目标。受害者和幸免的受害者包括国王——伊拉克的费萨尔，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摩洛哥的哈桑和约旦的侯赛因；总统有伊拉克的卡赛姆，苏丹的尼迈里，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突尼斯的布尔吉巴，黎巴嫩的杰马耶勒，埃及的沙达特，也门的加姆西，利比亚的卡扎菲，和叙利亚的希沙克利，扎伊姆和阿萨德；总理有约旦的瓦斯菲塔勒和马贾利和伊拉克的努里赛德；还有向北也门的阿姆迪等大小头目。为了简洁一点，我没有提到无数次成功和不成功地暗杀部长、反对派领袖、知识分子、记者、外交官和其他大小官员。

和边界暴力一样，阿拉伯世界的国内暴力也波及到了非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人把从摩洛哥到波斯湾这一整个地区认为完全属于自己，而不管这个地区存在的许多民族，占人口很大一部分——柏柏尔人，库尔德人，科普特人，德鲁兹人，犹太人，切尔克斯人，亚述人，基督徒，黑人还有其他民族。这些非阿拉伯人或非穆斯林人在阿拉伯穆斯林统治的领土上是处于奴隶的地位，从来不占有独立平等的地位。

拒绝接受这种地位的人受到压制，经常是血腥的压制。这一世纪初，即1932年，伊拉克政权屠杀了古亚述社会，煽动阿拉伯人去杀害那些逃脱官方屠杀的人，并让他们掠夺这些人的财产。最近，另一个具有自己历史、文化和文字的非阿拉伯古老民族库尔德人在争取独立斗争中被伊拉克无情镇压。从1961年到1970年的9年战争中，伊拉克军队杀害了成千上万库尔德人，使二十万人无家可归，并强行赶走吉齐拉地区的很多库尔德人。顺便提一句，他们还把库尔德人留下的财产奉送给阿拉伯人。即使如此，尽管有人试图消灭他们，库尔德人还是继续努力，至今还在争取独立。

苏丹南部地区的五十万非穆斯林黑人的命运更加悲惨，他们在从1963年到1972年的9年中由于反抗北部阿拉伯人的统治而丧失了生命。最近，苏丹政府的新法令引起了新的恐惧，人们担心血腥事件会重演。

也许，中东暴力最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使用暴力的人在手段或打击目标方面完全肆无忌惮。就手段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两次使用毒气战都发生在中东，这不能说是一个巧合。60年代初，纳赛尔在也门使用了毒气。最近，伊拉克一再向伊朗部队使用毒气，这是联合国调查所证实的。

阿拉伯的暴力在使用中似乎也毫无限制。埃及的阿拉伯激进敌人显然在红海的国际水域里设置了水雷，十几个国家的船只由此受害。在波斯湾，伊拉克人公开和蛮横地轰炸许多国家的中立船只，杀害和杀伤无数无辜水手，当然，伊朗人一直是以牙还牙。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没有任何卡特尔作出限制的中东出口产品是恐怖主义，而世界上各地的恐怖主义者效法中东的模式；但和一般人的观念相反，阿拉伯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其他阿拉伯人。让我来引述一下埃及日报《群众报》编辑穆森穆罕默德在1984年10月29日发表的文章：

“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恐怖主义组织数量在扩大。这些组织杀害了各地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一些组织是由政府建立的，他们杀害了世界各国的反对者、对手、移民和难民。”

确实，阿拉伯恐怖主义现在在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都有活动。在伦敦、巴黎、新德里或者里约热内卢的大街上，受害者可能遭到袭击，无辜的旁观者可能遭到杀害。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地方能够逃脱这种祸害。

现在，我们面临的这幅图画非常丑恶，但是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刻理解。暴力是阿拉伯世界政治生活的现实。这是对付敌人的主要手段，不管这些敌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是阿拉伯人，还是非阿拉伯人。

当然，谁也不会把突尼斯与利比亚混为一谈，或把科威特与伊拉克混为一谈。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政权都是一模一样。一些掠夺成性，一些更经常受害。但是，我们不能对暗杀、颠覆、政变、恐怖主义和战争的一般记录视而不见，也不能看不到在进行这种战争时有人经常肆无忌惮。我想，我们在审议中东局势时首先应当研究这一问题。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在谈到中东地区暴力时，我并没有提到阿拉伯—以色列争端。其原因很简单。我提到的所有冲突都与以色列无关。所有这些暴力都不把以色列作为目标。我补充一句，以色列领导人根本没有列入卡扎菲最近的打击目标名单上。但是，关于中东实现“和平”的大多数讨论完全集中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无视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暴力。

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阿拉伯—以色列争端是同这一整体隔绝相分隔开来

的。我是说这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阿拉伯文化有用暴力来解决各种冲突的倾向；其二就是阿拉伯拒绝考虑在它们中的任何非阿拉伯主权，不幸的是，这种拒绝几乎仍然是普遍的。

既然这种对以色列的具体敌意行为的根源在于这种总体的不肯容忍之内，在阿拉伯人眼里，以色列的罪恶就特别邪恶了。因为以色列犹太人是唯一成功的不受阿拉伯统治并取得独立的非阿拉伯人。这样，以色列的生存就对一个整体不受干扰的阿拉伯统治概念提出了挑战。阿拉法特所领导的严重分裂的巴解组织清楚地证明了阿拉伯互相残杀的战斗与谋杀，即使是这位所谓巴勒斯坦国家的领袖也说：

“我们对边界问题不感兴趣。巴勒斯坦只不过是伟大的阿拉伯海洋中的一小滴水，我们的国家是从大西洋延伸到红海和红海以外的伟大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正是这种反对任何在这“伟大阿拉伯民族”之中存在非阿拉伯主权的概念才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根源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太国存在以前，在出现第一个阿拉伯难民之前，阿拉伯人三十年来残酷地攻击犹太人的城镇和村庄。这就是为什么在有第一个定居点之前，在戈兰高地或在朱迪亚—萨马利亚有第一个以色列士兵之前，它们同以色列国进行了三次战争；那时上述两个地区都是在阿拉伯手中牢固掌握着。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运动根源不在于可通过谈判解决的抱怨之中，而在于基本上反对以色列生存之中。因此，巴勒斯坦阿拉伯问题即使是在恰当的阿拉伯—以色列争端范围内考虑之下，也不是那一争端的根源，而不过是那一争端结果之一。

我们能否说尽管现在还有许多其他冲突，阿拉伯—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因为伤亡很大应该得到我们主要的注意？我们同样必须先检查一下事实。难道由于伤亡水平，就应该使我们主要注意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死亡总数吗？我们同样要检查一下事实。在过去三十六年中，所有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死亡总数大约是五万人，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是这样。虽然每丧失一个生命都是一场悲剧，的确是一场悲剧，但在其

他地方惊人的丧生数目面前，这一代价就显得逊色了。

让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话。 四年的两伊战争至少已经吞食了二十万人的生命，这里还没有算成百上千受伤和永久残废的人。 埃及对也门的侵略和也门的内战吞食了大约二十万也门人和大约三万埃及人的生命。 黎巴嫩内战死亡人数预计达到十万人。 仅在苏丹就死了五十万人。 谁也说不清伊拉克杀死了多少库尔德人。

下次再有人轻率地向我们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我们就有权问一问这个人他指的是哪一个冲突。 事实上，我们来进一步问他几个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同纳塞尔对也门的入侵有什么关系？巴勒斯坦问题同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屠杀又有什么关系？同伊拉克不断的对科威特的领土要求有什么关系？同伊拉克对伊朗的入侵有什么关系？巴勒斯坦问题同阿尔及利亚对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支持有什么关系？巴勒斯坦问题同沙特阿拉伯对两个也门的侵犯又有什么关系？巴勒斯坦问题同利比亚占领北部乍得又有什么关系？或同利比亚对苏丹的轰炸又有什么关系？或同突尼斯的冲突有什么关系？或同埃及的冲突又有什么关系？巴勒斯坦问题同叙利亚对约旦的企图又有什么关系？巴勒斯坦问题同苏丹阿拉伯人对苏丹黑人的杀戮又有什么关系？巴勒斯坦问题同叙利亚对整个黎巴嫩领土的要求又有什么关系？巴勒斯坦问题同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爆炸性的仇恨又有什么关系？巴勒斯坦问题同在叙利亚城市哈马对逊尼派持异意者屠杀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问一问所有这些问题，因为问问题就是开始回答问题。

我开始发言时就指出我们来到这里是审议两个问题：第一，检查整个中东局势；第二，讨论所谓“巴勒斯坦问题”。

人们经常说，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和暴力是由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所造成的，换句话说，第一个问题出自第二个问题。 但所有证据都表明两个问题的关系正好相反。 我仅仅是引证了一些最重要的事实，而不是意见。 阿拉伯—以色列争端，或如某些人所说“巴勒斯坦问题”只有在阿拉伯政治作法与态度的整体范围内才能被理解。 这一争端最清楚地表明了是无数阿拉伯暴力和不予容忍的势力之一。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力量不仅要对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负责，而且应该对中东其他许多冲突负责。我们辩论应该集中于找到控制住这些趋势的办法，防止更多无辜生命的丧生，防止从摩洛哥到海湾地区发生更多的痛苦。

下午1时30分会议结束。